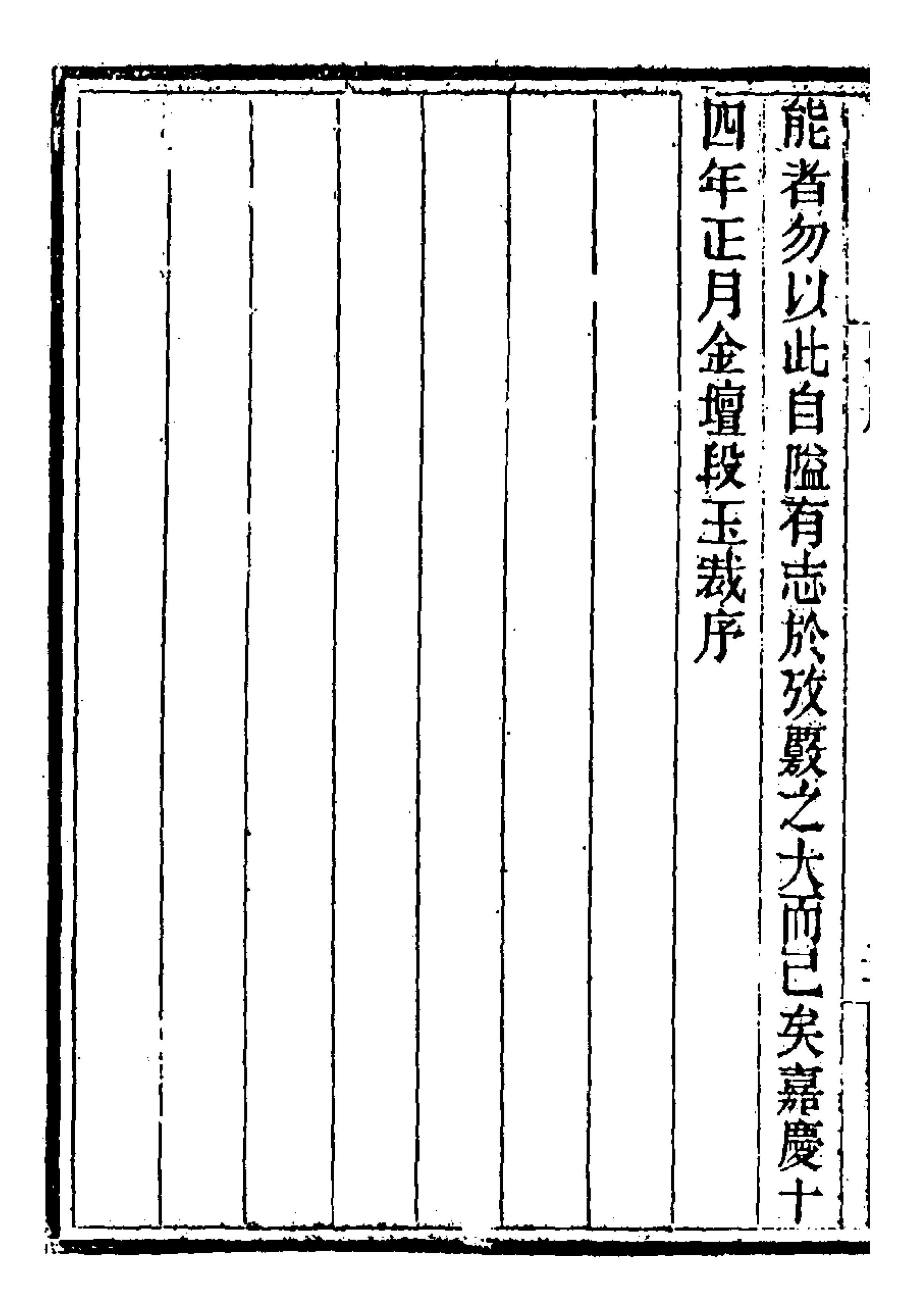
娱親雅言

娛親雅言序

以說部爲體不取尤散無用之言取古經史子集類分而枚舉其所知以爲書在宋莫著於困學紀聞當代莫著於日知錄近日好學之士多有效之者而莫著於吾友嚴君九能娛親雅言余嘗以爲學者記所心得無忘所能可以自課可以持贈同人莫善於是顧爲之者其弊有二一曰好爲異說一曰勦說雷同皆中無所得藉是邀名自謂知古學而已聞之東原師曰知十而皆非眞知不若知一之爲眞知也洞

徹其本末務剖其是非覈諸羣書而無硋反之吾心而怗然一字一句之安安亦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也九能所說皆得諸眞知故近以自娛娛親遠以娛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其傳世行後無疑也夫人有心得之處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見抑余以爲古人有言有爲未嘗不思後之人處此必有善於我者未嘗不恨後之人不可見也困學紀聞一書近儒何義門閻百詩全謝山錢曉徵皆爲補闕糾繆日知錄亦多有經近人是正者伯厚亭林捉筆時豈不知

有此乎豈不歎惜其不可見乎今九能之書有同志諸友梁耀北徐新田許周生臧在東輩皆爲之擘摩商榷力爭銖黍夾注於行閒此又不俟後之人爲之伯厚亭林知此必恨當日之未能集思廣益有如是也抑余又以爲攷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故考覈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閒而以讀書之攷覈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不之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尙別爲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爲之防者然則余之所望於九



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於攷覈之大而已矣嘉慶十
四年正月金壇段玉裁序

娛親雅言序

今海內文人學士窮年累月肆力於鉛槧孰不欲託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謂可以兩言決之曰多讀書而已矣善讀書而已矣胷無萬卷書臆決倡聲自夸心得縱其筆力亦足取快一時而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小夫驚而舌撟識者芙且齒冷此固難以入作者之林矣亦有涉獵古今聞見奧博而性情偏僻喜與前哲相鉏鋙說經必詆鄭服論學先薄程朱雖一孔之明非無可取而其强詞以取勝者特出於

門戶之私未可謂之善讀書也唐以前說部或托齊諧諾皐之妄語或扇高唐洛浦之積波名目猥多大方家所不屑道自宋沈存中吳虎臣洪景盧程泰之孫季昭王伯厚諸公穿穴經史實事求是雖議論不必盡同要皆從讀書中出異於游談不根之士故能卓然成一家言而不得以稗官小說目之也茗谿嚴九能氏少負異才擩染家學所居芳椒堂聚書數千卷多宋元槧本九能寢食於其閒漱其液而嚌其胾中有所得質之尊人茂先翁許諾而謹書之積久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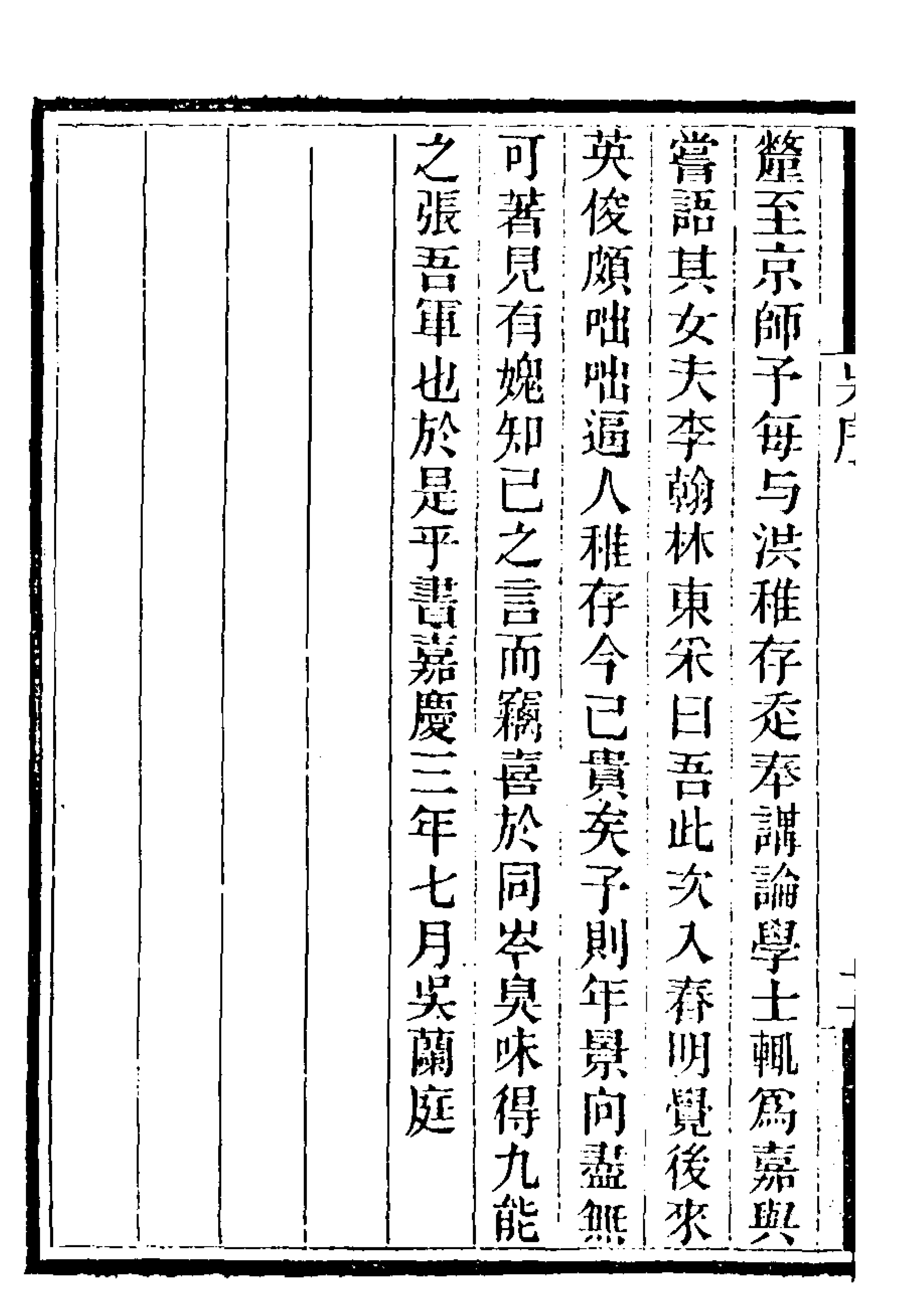
裒名之曰娛親雅言貽書乞予序其端夫古之娛親者牽車負米黍走千百里契闊跋涉以謀菽水之歡而嚴氏之娛近在庭闈以圖籍爲兼珍以辯論爲舞綵此其娛殆有出於文繡膏粱之外者矣以讀書爲家法而取之富而擇之精吾惡能測九能之所至也哉

嘉慶元年歲在游兆執徐相月之望嘉定同學弟錢大昕書於吳門紫陽書院之春風亭

娛親雅言者吾友嚴九能承過庭之訓會粹參互爲書凡若干卷九能小予四十三歲而予交其父子間如紀羣之遊九能小時已結交多老蒼而予今年始識之葢未嘗不恨相見之晚也九能天稟絕異生甫周晬即能作眞草字其尊人茂先翁抱就案頭即揎褎搦筆揮灑盈卷軸逮三四齡謚放筆作擘窠大字求請者滿戶外雖素以善書名者多遜謝以爲不逮也九能既知名於時大興朱石君尚書督學兩浙檄令就試補學官弟子員時九能年十六尚書評其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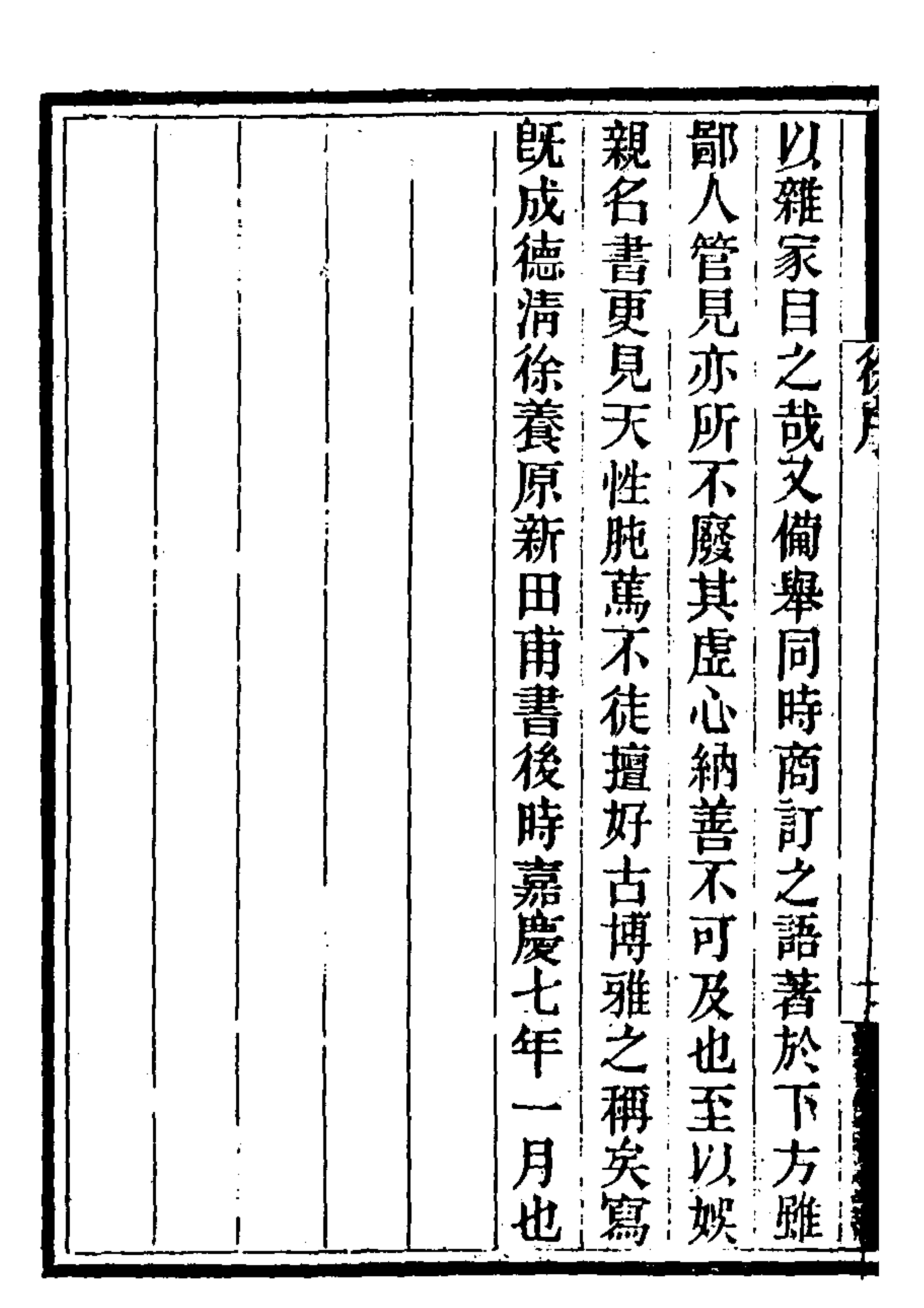
曰信筆塗雅御無俗氣九能謂尙書知我向人每誦其評語其室人嵇金匱故大學士文恭公曾孫女也謂之曰朱公僅青君一矜而感若是使有進此者將何如矣九能曰非然也人情固甚喜譽而惡聞毀宜然譽之不當其可恥有甚於毀者夫天下不有感恩而未爲知已者乎如朱公乃眞吾知已也九能著讀書有得輒隨手劄記務求眞是年未三十著書已盈尺此雅言其一也夫顯親揚名古今所稱孝也九能不於是時務進取而顧操三寸管伍頭著書思以求

親娛論者多以爲過雖然經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乎使置立身行道於不問而猥以掇上第躐要津當之亦淺之乎其言之矣然則九能之爲此未可厚非也且九能固非抱一經以老者九能能不求於世世要不能忘九能然使九能爲當涂所物色置身通顯博取人間一切可歆可豔之事而其所以娛其親者正自有在也而它何與焉學士餘姚盧紹弓先生詹事嘉定錢曉徵先生皆与九能爲忘年交而學士識九能尤蚤憶乾隆庚子學士以視



蹔至京師予每与洪稚存丞奉講論學士輒爲嘉與嘗語其女夫李翰林東采曰吾此次入春明覺後來英俊頗咄咄逼人稚存今已貴矣予則年景向盡無可著見有媿知己之言而竊喜於同岑臭味得九能之張吾軍也於是乎書嘉慶三年七月吳蘭庭

右娛親雅言若干卷吾友嚴九能氏之所作也襍家者流自古有之至唐宋而寖盛予於唐得四家焉曰顏氏匡謬李氏資暇蘇氏演義邱氏兼明於宋得四家焉曰沈氏筆談洪氏隨筆王氏叢書王氏紀聞此八書者皆足爲攷鏡之資而曲阜浚儀兩家最善以其長於經也夫學不本於經無足觀者今讀九能之書其於經也鉤覈異同宣繹疑滯如庖丁解牛排擊割剝皆中理解於爾雅尤多所發明往往補郭氏所未備其它論議亦俱不苟抑顏王之流亞歟其可槩


以雜家目之哉又備舉同時商訂之語著於下方雖
鄙人管見亦所不廢其虛心納善不可及也至以娛
親名書更見天性肫篤不徒擅好古博雅之稱矣寫
既成德清徐養原新田甫書後時嘉慶七年一月也

九能寄示娛親雅言讀竟率成卽題卷首

平生子嚴子制行秉卓犖甘旨奉高堂娛親願已足有田二頃餘力耕不求祿家近白蘋洲臨流愛卜築誅茅八九間託契松與竹家世富藏書插架萬千軸永日長閉門鉛槧不離握論學窮根株經心昭亭毒三蒼拜五雅鉤析露隱伏海內徵耆儒盧學士文弨錢詹事大昕列胥目君与之切劘兩公皆歎服同時得數子謂孫侍御志祖徐上舍養原臧秀才鏞堂許兵曹宗彥鄭學皆精熟君與之議論上下共馳逐昨秋買櫂來襆被同園宿予館於王氏同園君來杭

亦寓於此與君初識面傾心訴衷曲相見語留連相思書
律復君年未三十我墓已拱木投分稱忘年不讓古
賢獨寄我所著書談理如炳燭細字紛牛毛老眼摩
挲讀君身涉世淺君心衛道篤君抱幽憂疾意思多
含蓄我欲剖君懷知君心未欲撫卷倚踟躕有句不
得續　正觀拜上時年七十有九己未六月廿八日

久未得聆塵論正洨飢渴之思忽奉手函如親謦欬
循環雒誦欣喜無已大兄胸羅七略博爾能精所有
劄記弟匆匆未即竟讀大抵皆有關經史之言而以
娛親標目尤足徵弓冶箕裘之自善門餘慶可敬尤
可羡也弟今歲仍在吳門婁東則述菴司寇現在假
館來札乃傳聞之誤耳長夏無事當以尊著消永日
冀衰鈍健忘得受紺珠之益承委弁言容徐握筆但
恐不足為三都增重尔蒙惠硯墨法帖並古香可愛
而翰苑集尤為希有之本昔蒔齋中遂尔暴富感媿

豈有旣耶率筆致謝兼候近好不戩尊大人前希候安九能大兄先生弟大昕頓首六月五日

季夏承示雅言三卷攷證精核不媿作者茲復誦弟四卷益欽譔述之勤拙序已經脫藳緣付來紙格一時檢尋未得另寫一本呈上俟尋得後再錄一本奉寄何如大製諷誦再四其中有芻蕘之見粘簽以備采擇於糾正宋儒處尙希詞意含蓄爲妙弟於經典詁訓篤信漢儒不喜後來新說然亦未嘗輕議宋儒者是非久而自明專尙攻訐非長厚之道徒足取駴

於俗目併望同志共守此約耳夷堅志弟向未見善本今聞尊架有之快甚道遠不敢告借乞大兄將每集自序各鈔一通寄示弟曾爲三洪公年譜故欲得之以勘文敏蹤迹耳專此奉復不盡覼縷尊大人前希請安九能大兄先生弟錢大昕頓首七月廿七日

得手札知去月所寄已到弟前所製序稿本擬載入拙集中底稿見存毋庸寫寄外附到廿二史攷異全部及通鑑注辯正其中或有舛譌希校正見示順候九能大兄尊大人前希致候弟大昕頓首七月十一

日

別後即擬往嘉興月初忽得寒疾今已全好然烈暑可畏不敢出門近惟九兄侍奉多福已抑心試舉子業否承命跋娛親雅言苦無精思率具別紙未知得繩削存之否拙詩奉到十本又九域志五本別有跋語呈教抑有請者尊著或有道及是書者望隱約見是書所由來第勿鑿鑿言之可耳雲貞書附繳即請

尊大人福安闔眷近好愚弟吳騫頓首六月十七

日

同學愚弟段玉裁頓首上九能九兄先生執事自與
抱經遊耳吾兄名上年臧在東道及大箸慨不得見
豈意虛懷賜讀感何如之弟自正月杪赴金壇至四
月初乃歸得三賜手書何下而恭也再披二冊觀之
觸目琳琅美不勝收爲之狂喜惜弟祖塋訟事未終
而賤内又病臥以致家務棼如亂絲不能專心細讀
然又不忍捨也故遵盛意留此以俟卒業先馳陳佩
服鄙意於左右惟鑒原之新冊竹汀未送來竹汀近
日回嘉定矣如駕來吳弟住下津橋上塘打銅弄州

艸作札不盡勞積也敬請尊大人近安並吾兄近安

四月初六日玉裁再拜

段玉裁頓首上九能九兄先生執事初歸時曾泐一札意欲西尊著細讀而家冗紛紛又兼先塋事未了須至金壇完結恐稽延多日而又無暇從容展玩也輒仍送高橋貴友處奉還祈察收爲幸葢弟精力早衰又苦俗事故耳倘駕到蘇奈相晤爲屬敬候近安不一一玉裁再拜四月十六

月之十日接奉手教敬悉種種閉門避暑捧誦尊製

鄙人又得聞所未聞此一冊已經三目眼鑒閱弟何敢再妄下一語只就其中尤精闢者加一圈於下方以識佩服之誠偶附小籤一二知不足當墜露輕塵之助也大兄鴻著已有十六卷何不抽取精確之條詮次前後另錄清本以待剞劂不亦善乎廣伯兄遺著至今未得一見不勝惘惘以抱經先生聲望其文集經諸人斟酌其付梓經諸人攸助尚不能到眼細讀何況餘子吾輩嘗以此爲棒唐窮年費紙也是一番辛苦若不手自校檢知復何譏大兄以爲然乎否

乎拙著劄記惜不能呈政左右容晤時叩懇誨益也
肇敏一條已補入揮汗草草不莊不備順候近安九
能大兄先生師事學弟梁玉繩頓首六月十六日
伏讀大著議論平正考訂精詳堪與鍾山龍城兩札
記方駕而文繁理富則過之矣乃蒙屢論督責必欲
弟獻其管見竊不自量閒有增注謹簽記於各條之
右淡若無書檢閱又爲日期所限其於大著實無所
發明不過聊以塞責已耳弟所注有大紙繆處乞九
兄即爲揭去以滅其迹幸甚感甚專此奉復并候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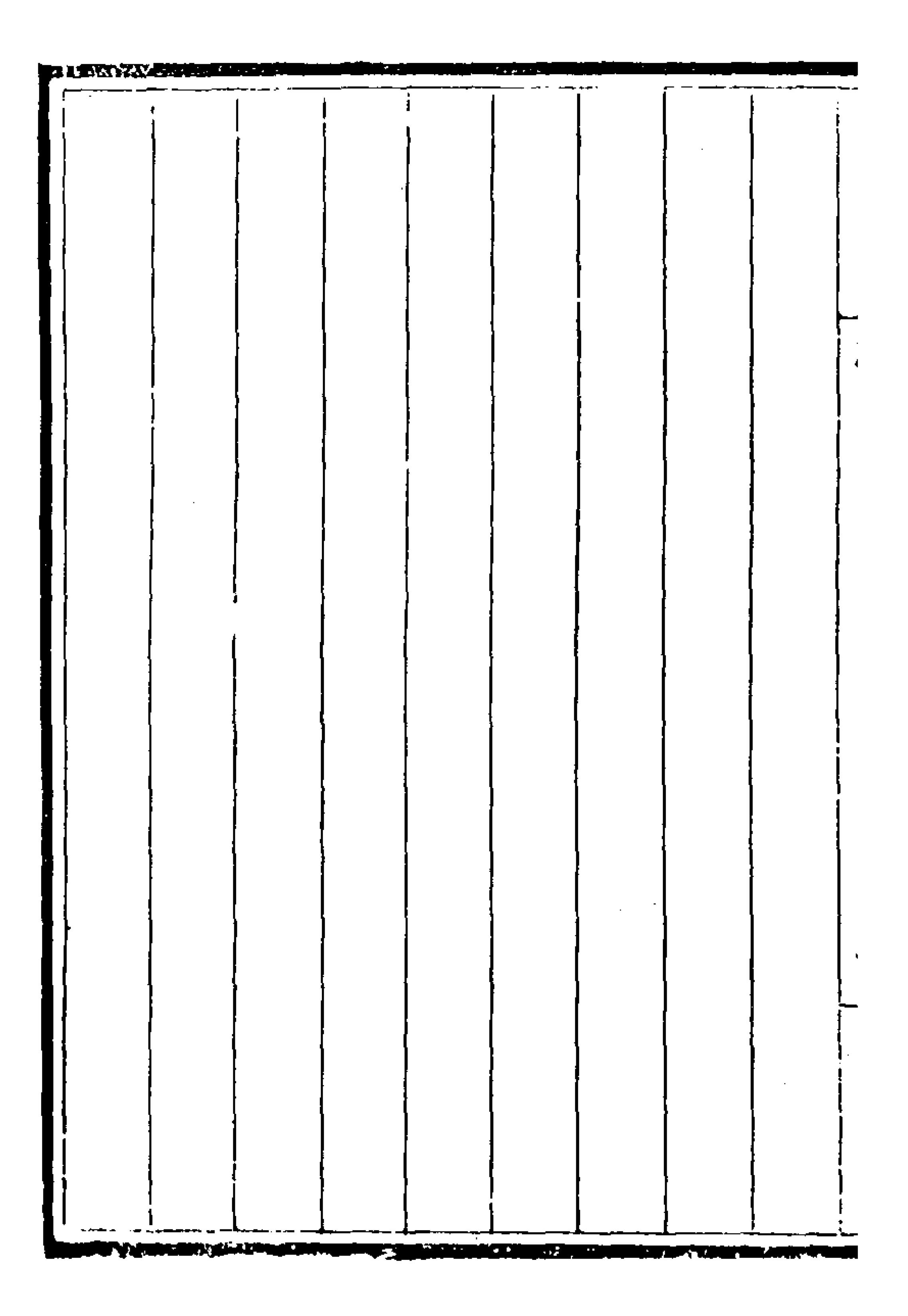
祉不一芳茱九兄足下敎小弟期周中孚頓首廿五

日

讀大著幾及兩旬始得卒業固由弟之魯鈍亦以吾兄攷據精詳援引奧博迥非尋常說部可一覽而盡者比也管見數十則淺陋疏略恐不足備采擇惟高明審定如有甚可笑者卽刪去之滅迹之言在周君則爲虛心在弟則爲實願也其間先辭累句亦祈琴削禱切禱切專此布候福安不旣茱堂大兄先生我師敎小弟徐養原頓首十二月六日

久不見表弟淡切繫思得來札奉稔近履安和端居力學纂述前修覃思攷索甚爲欽佇尊著姻親雅言雖向未得見然以竹汀宮詹之文觀之推挹甚至非甚精審何以得此於前輩哉即望惠示以豁蒙滯爲幸其書名鄙意稍有所疑雅言與姻親似不甚融洽或足下别有所本則可鄙意以爲不如竟名姻親錄何如望酌之至亟詢愚之近狀殊無足爲表弟道者學問一事雖不甘爲俗間蕪陋之業而讀書不多見聞有限縱有所見亦姑存之以俟它日審定自分非

五六十歲後不敢出以示人博學精思如足下愚所
極欲就正者而無如於心先不能自信又安敢質之
高明耶家君近在邑中時多冬底或一到省耳表弟
何時來省得一晤譚耶順泐敬候姑夫大人起居并
候表弟文履弟婦閫祉九月初五日宗彥頓首



娛親雅言自序

元照幼而惷愚獨學無友儳於學問之道乾隆癸丑始得覲餘姚學士盧先生先生不惜教誨示之軌則元照微有知於古人故訓之學實基於此往還兩載而先生殁維時已識嘉定少詹錢先生顧未偟請益嘉慶丙辰端居多暇仿古人掌錄之意掇拾所聞得書四五十翻其時　先人年六十三患河魚之疾思以此娛之因以娛親名書其曰雅言　先君所定名也錄寄錢先生求正定之先生爲之指瑕糺繆且畀

之以序記當日錢先生書返元照就　先君牀頭誦其序　先君聽畢大喜諭元照曰錢公文眞良藥也吾疾且半瘳矣自時厥後日從事於茲每成一卷輒丞使傳觀冀聞闕失積槀既夥寖芟寖改藁凡數易如是者五年而　先君之疾卒不瘉遂有庚申六月十三日之變苦凷之中不復問所業又三四年而室家之戚漸生骨肉猜嫌外虹內潰元照孑然以孤露之餘生憂傷疾疢相嬗乎終歲楮柱門戸既已艮苦而所生之不才子曰從而橈之元照自顧抶欮無策

奚偟更問其它然蒙 先君之休蔭仗親知之匡濟此身竟至今存而遷兒之生正在乙丑之秋元照處風雨飄搖之境而不敢謝去人事置身於深山絕谷之中者徒以 先考妣之未葬 老母之尚存也而能自慰安此心忍而至於今者則以吾遷兒在也外兄德淸蔡慶占景光憐元照之窮於丙寅之秋爲置屋餘不谿俾遷兒母子居之季冬之月元照乃買地川三圩安葬 先考妣五匶幷營母氏生壙一歲之中再舉艱重心神告頓然而奠亾安生始念已不及

此區區之心於焉少慰苟安媮樂刪汰舊藁撰夫說經之語出於己而不背乎古者錄存六卷仁和宋德輝咸熙寓書索藁本遂以舊藁詒之於是元照年已卌五去先君之弃養二百有卌四旬矣豈不痛哉

若夫學問之事非元照所敢議也昭代百餘年閒名儒輩出探索鉤稽巨細精觕罔有不盡其著者無論已同儕中元照所得閒緒論者如同縣楊傳九鳳苞德淸徐新田養原海甯錢廣伯馥元和顧千里廣圻李尙之銳武進臧在東鏞堂德淸許子詠宗彥之

流其學皆倍蓰於元照然賡伯以蓋世無書傳九嬾病未及成書餘數君則鄭重不肎輕出其書元照之不敏獨先以書自見甯無汗下然而不能自已者有兩端焉元照生四年而入塾計在塾之年十有四此十四年中知耗我　先君之心力幾何而元照之所以償我　先君十四年之心力者一衿之外僅此數卷書燬而弃之則　先君之心力盡爲虛擲此寫定之故一也盧先生始發元照之矇一見卽曰吾畏友又曰足下定可傳甲寅之秋扶病來石冢留數日而

去時年已七十八先生歿後元照通書於金壇段君段君荅書曰自與抱經游耳吾兒名知先生生前遊揚賤名如此錢先生不苟稱許人獨於元照不惜假借再三元照於兩先生雖未嘗侍函丈稱師弟子然而推原求委不敢忘所自也令兩先生皆已謝世元照方以廢學負知己爲媿此書不存益懼無以報兩先生且諸子商榷之功亦隱而不見矣此寫定之故二也若夫遷兒之讀父書固所願也然非元照涼德之人所敢望也寫既竣乃書其緣起於簡端以志吾

痛云

大淸嘉慶十二年歲在彊梧亶安陽月初八日丙子

歸安嚴元照書於餘不谿館

娛親雅言目

娛親雅言卷一

歸安嚴元照

周易

乾九三夕惕若厲无咎惕若猶出涕沱若戚嗟若用史巫紛若之例當於若字句絕然自淮南子以至唐宋皆以若厲爲句朱子本義始更定之閻百詩謂證以文言雖危无咎之文知句讀斷亙如是閻說誠是然閻以古讀爲誤則亦非也夫行文與說經不同行文意在順辭不憚裁翦如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自當以不能上屬而漢魏人有以四字爲句者見翟氏論語攷異錢氏三國志攷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本一句也而唐人離爲兩句見翟氏攷異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乎上屬而白虎通聖人也引文以聖乎堯舜爲句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乎將聖上屬而風俗通義過譽引固天縱之以將聖下屬唐人亦承用之又如漢書敘傳下云葢均無貧遐王之法引用成文不去葢字餘如友于刑于色斯舉斯皆其例也古人豈不知雖危无咎之文乃所以釋厲无咎者

乎東晉古文尙書不審此義沿襲此文乃曰怵惕維厲以漢魏行文裁翦之句法入之典誥則可笑矣許子詠云以若字斷句雖始於隸子然桉孔疏謂按上下文勢若字宜爲語辭則孔意亦以若字爲句但不確言耳徐新田云養原案彖曰大哉乾元豈以乾元爲句乎

師貞丈人吉相承貞字句絕元照案周禮春官天府注云問事於正曰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又大卜注云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易曰師貞丈人吉是二鄭皆以貞字下屬然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似與貞問義不協故康成引其說於周禮而注易則不從之也惠氏棟周易述亦以貞丈人爲句而不作貞問解

師象傳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馬融云毒治也元照案莊子人間世云無門無毒郭象亦訓治毒與督通故有治義又案德經養德云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釋文云毒亦作育據此則毒有長養之義以此解易則與象傳容民畜衆之義更合

泰九三无平不陂釋文載彼偽彼何兩音元照案離

騷循繩墨而不頗王逸云頗傾也易曰無平不頗是漢易作頗讀彼何反爲合洪範無偏無頗唐元宗詔改爲陂易之頗字不知何人私改逞臆亂經固有不謀而合如此者 樂記商亂則陂注云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元照疑經注陂字皆後儒所改

帝乙歸妹兩見荀爽對策引之云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其諸侯也 後漢書本傳 虞翻則以帝乙爲紂父元照案左哀九年傳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也此與虞說合荀說非古義也錢少詹云大昕案易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為成湯此荀慈明所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釋文祇从氏非也此當从氏氏是通用故王肅作禔坎九五祇既平京房亦作禔也釋文氏有支音故九家作敍爾雅釋詁訓疷為病祇卽疷之通俗故鄭君訓祇為病詩俾我祇兮小雅何人斯傳亦訓為病也後漢書郎顗傳思過念咎務

消祇悔與鄭義合韓伯訓大章懷注同於古無徵爾雅釋文从疷亦从氏據說文正之徐新田云養原案疷卽㾙字訓病祇字雖亦訓病與疷字義同音異唯無將大車當作疷白華何人斯俱當作祇令白華作疷誤也

大畜象傳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鄭虞皆以輝光日新爲句王弼以日新其德爲句惠氏周易本義辯證歷引漢書禮樂志度尚碑文心雕龍張華勵志詩以申鄭讀元照案漢書王莽傳上陳崇等奏莽功德有亹亹翼翼日新其德之文是西京師讀已有此句法非王弼臆定也而惠半農以爲宋儒

所改更誤

習坎虞翻云習常也陸績云習重也元照案左哀十年傳卜不襲吉大禹謨古文卜不習吉杜預訓襲爲重孔傳訓習爲因因重之義一也故繫辭傳曰因而重之尚書正義云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齊竟陵王行狀寵謀襲吉李善注襲與習通又案周官地官胥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士喪禮襚者以褶注古文褶爲襲此皆習襲通用之徵象曰習坎重險也以重訓習以險訓坎陸說得之王

弼以便習爲說較之於虞尤無當矣錢少詹云陸訓習爲重極權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鄭本作刑剭徐新田云養原案釋文渥鄭作剭不言形作刑葢鄭本經文亦作形其讀則爲刑耳其注云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元照案周官甸師天官云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掌囚秋官云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秋官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司烜氏之屋誅卽誅有爵者與王同族故注云屋讀若其

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漢書敘傳下底剭鼎臣言哀帝誅朱博之屬也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凶服義同鄭則必作剭茲仍毛本又五經異義云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曲禮正義引許服之說均與鄭同荅九四近君大臣之象故其象如此證以敘傳則孟堅亦同於鄭也荀虞作渥鼂說之謂京荀虞皆作刑剭京則未可知若荀虞之說具載李氏集解未嘗作剭也訓爲厚大雖與許鄭不同而其訓刑則未嘗異也至

王弼以爲形色之形渥丹之渥乃無稽之言矣

又案刑之於屋下故其字从刀从屋於六書則屬

形聲而兼指事者亦經師增益之字非說文所有

周禮古文也故作屋

旅初六斯其所取裁王弼注爲斯賤之役郭京易舉

正謂斯合作廝困學記聞一云後漢左雄傳職斯

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廝字元照案斯之爲言

離也爾雅釋言析也說文斤部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有斯養

卒韋昭曰析薪爲斯然則名之曰斯正取析義毋

庸加偏旁也今史漢斯字或从厂或从广與从人者皆俗字臧在東云易舉正之言殆無一是者

繫辭下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正義本作仁云言聖人何以保守其位必信仁愛故言曰仁也韓伯於此無注故陸孔各據其本而爲說元照案東京賦守位以人不恃隘害薛綜注人謂衆庶也下云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此申釋守位以人之義也李善引易從王卞本乖其意也又三國志高堂隆傳引此四

語而繼之曰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此與東京賦皆古本之證毛刻三國志作仁誤蓋守位以人聚人以財二語本相承而下朱子本義作人合於古矣

繫辭下以佃以漁釋文音魚又言庶反元照案淮南原道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高誘注漁讀告語又時則命漁師始漁又說林漁者走淵注皆云漁讀論語之語言庶一音乃漢儒舊讀然玉篇無此音廣韵上去聲亦不收漁字則此音失傳久矣集韵有牛據

反一音類篇九御部亦收漁字郎本之釋文也
䅺卦傳大過顚也鄭注云自此以下卦旨不協似錯
亂失正弗敢改耳余子亦以大過以下卦不反對
疑其錯簡而云以韵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元
照案大過與頤姤與夬漸與歸妹既濟與未濟皆
相反對特參互其文耳未嘗錯亂蘇氏傳徑改易
其次第而不知其不諧於韵明陳第所改於韵雖
諧然塗竄經文豈非武斷皆失審慎之意
六經之殘闕者尚書爲甚其屢經矯亂者亦唯尚書

爲甚秦火無論已漢時立學官者伏氏今文也孔壁古文唯行於民間逮東晉古文行而孔氏眞古文遂晦此一厄也唐人撰正義遵用孔傳而眞古文馬鄭之注盡亾此又一厄也然東晉古文猶有古字至天寶時詔衞包改古文從今文其所定者俗字居多此又一厄也然陸德明釋文尚在衞包改後賴此猶存一二古字至宋開寶五年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刪定釋文合於衞包所定之本此又一厄也葢至是而梅氏書之舊文亦刪除殆盡矣

唯正義成於永徽中在開元之前當時正義單行不與經注相屬故猶得不改後人非不欲改合經文無如文繇不能盡改開存一二然亦僅矣。困學紀聞二云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又云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尙書音義郎釋文元本與新定釋本郎陳鄂本並行今亦不傳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引書曰黎民於蕃時雍此葢用歐陽尙書今文家說也蕃當訓緐𢊁應劭曰

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牽合古文爲說恐未允

方命圮族鄭注方讀曰放謂放棄教命江氏聲公注云漢書傅喜朱博兩傳皆有放命圮族之文傅傳應劭曰放棄教命是皆用此經語知漢人皆如此讀元照案方命又見孟子梁惠王上趙岐曰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此又一證也夏官方相氏序官注方相猶言放想臧在東云漢書放命今文尚書也鄭讀方爲放郎九能所云鄭注孔氏書所破讀者取諸歐陽夏侯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馬鄭皆云麓山足也高誘

淮南泰族注云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論衡吉驗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又亂龍云舜以大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又感類云舜入大麓烈風雷雨風俗通義山澤云謹案尙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元照案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子長親從安國問其所傳述孔氏古文之說故諸儒皆承用之王肅注獨云麓錄也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天下

萬機之政孔傳孔叢子論書之說與王肅同元照案

此歐陽夏侯今文家說也論衡正說云入于大麓烈

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王仲任

引今文家說也因已著於上文故不復標明其自爲說則云尒

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又云

說家以爲譬喻增飾此指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之言使事失正

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

傳失之久矣仲任宗古文家言而駁當時博士之

說反復甚明又攷漢人用大麓如漢書（于定國傳）萬方之事大錄於君又（王莽傳上）陳崇奏莽功德云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列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又（王莽傳中）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師古注大麓者謂爲大司馬宰衡時）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劉毅上書安帝云覽總大麓（章懷用王肅注）蔡邕楊秉碑統大麓之重（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此所引用皆從今文說梅氏書既託名孔氏而亦用今文其自露敗闕矣（孫監察云志祖嘗疑僞孔傳孔叢子俱出王肅之手以此類證之可見丁教授云鄭注尚書大傳大麓兼用此說而大

傳只云大麓之野歐陽夏侯未必訓麓爲錄康成更不當兩岐再思之　元照案伏氏今文家祖師鄭君本兼通古今文說注今文家書則今文之說有不容盡廢者故並存之注經注傳體固不同也至歐陽夏侯訓麓爲錄已明見論衡似無可疑

歸格于藝祖馬融云藝禰也鄭注藝祖文祖元照案史記五帝本紀云歸至于祖禰廟白虎通三軍云王者將出辭于禰還格于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諸本作藝祖今據下文及巡狩篇引正又云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此說正與鄭注反又巡狩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

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此皆季長之所本也何劭公引書亦作祖禰公羊隱八年鄭義未詳

惟刑之恤哉孔傳以恤爲憂桉史記五帝本紀云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作謐元照案爾雅溢謐靜也釋詁說文謐靜語也言部詩閟宮有侐傳侐清淨也魯頌說文侐靜也人部溢謐侐恤音近通借詩假以溢我周頌維天之命左傳引作恤我襄廿七年廣韵引作謐我七歌是其徵也莊子齊物論以言其老洫也釋文本又作溢子長以訓故代經其義不可易孔傳非也漢書刑法志成帝詔引此文作

恤師古亦從孔傳循攷詔意以律令煩多日以益
滋故使明習律令者議除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
其引此經正合靜義不當用傳說○江氏仝注定
經文作謐注云謐或爲邲疏云僞孔本作邲非古
文而猶存其字於注者以流傳旣久故不敢沒其
文江氏似未攷漢書亦作恤也
女后稷王氏鳴盛後案江氏仝注皆作居稷江氏後
據宋本列女傳作女居稷因攷鄭注云女居稷官
知鄭本作居著其說於續補誼元照案論衡骨相云

弃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鄭君箋詩魯頌閟宮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所云居稷皆用堯典可爲江說之佐然江以后字爲王肅所改則非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十有二牧而云弃作后稷應劭曰后主也爲此稷官之主也孟堅此文遵周尙書后字豈屬私改若謂孟堅元文作居則應氏不當訓主矣此葢傳授異文未可偏據徐新田云養原案史記亦作汝后稷豈亦肅所改耶列女傳又云世世居稷官此卽國語所謂世后稷也豈國語后字亦當作居耶以居訓后可也改后爲居則不可

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加於百姓者也江氏仌注以此文列於逸文元照謂此卽堯典咨伯之文也案堯典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又伯拜稽首古人文簡故不曰伯夷而曰伯恐無深義否則十二牧四岳官而不名又將何說且禹與弃契豈曰不賢豈曰不貴何獨異於伯夷乎此雖古義未足據依

論衡語增云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元照案諸

儒說尚書無遵用此義者蓋今文博士家說也因帝之命禹有五采作服之文故以五服爲五采之服下又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則知其承上文而言之悟其說至于五千不可復詳矣

禹貢杶榦栝柏鄭注柏葉松身曰栝此用雅訓也爾雅作檜說文亦同說文別有桰字與檜義異然說文於杶字下引書亦作栝是許鄭同也元照案說文𠯑从口𡈼省聲（隸變作舌與口舌字溷）與會音義相坿故可通佸詩（王風君子于役）曷其有佸傳佸會也又（小雅車舝）德

音來括傳括會也釋文本又作佸方言十姡獪也說文言部

話合會善言也籀文話从會作譮周禮女祝注禬猶

刮去也儀禮士喪禮注古文髻皆爲括釋名兵矢末

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道經偃武恬澹爲上釋文本

或作栝梁武音膾此皆可以爲微

白虎通號引尚書不施予一人盧抱經先生云疑卽

盤庚不惕予一人以惕有它計切一音故亦可轉

爲施也元照案爾雅施釋文作弛云顧謝本作施易也釋詁施之

訓易義存乎聲說文舓亦作䑛舌部也易古音相近

施从也聲惕从易聲故可互轉此爲盤庚異文無可疑者又攷鄭注盤庚云上篇盤庚爲臣時事王氏後案無以徵其說元照以此書所引尋其文義則知其與鄭同也其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尙書曰不施予一人此書引論語以證王者自稱予一人引尙書以證臣下稱之爲予一人若如孔傳則亦屬王者

自稱與論語復何別乎此可見鄭注非𠜾說也○

上文王若曰格女衆云云江氏𠃋注從鄭注謂是

盤庚述王言若多士多方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

其說是也然王言而述之自臣下即可爲臣下稱

君之證古人引書往往如此

高宗肜日據史記則是祖庚嗣位之後祖已追述其

事而作者夫高宗廟號也武丁在位不得有廟號

則史記之說確矣或疑康王之誥文侯之命康文

皆謚法此二篇豈亦非當時作

邪元照案篇名乃後來所定篇內固未嘗云康王

文侯也若高宗肜日則已見於篇經矣非此二篇

比書序文簡故不詳言耳其為武丁祭於湯廟有也

雊雉之異而作則書序史記無異說也大傳亦同

至金氏通鑑前編則謂是祖庚之時繹於高宗而

有雊雉之異亦據史記以高宗肜日繫於祖庚時

而發書傳會選從之元熙案史記云帝武丁祭成

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

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云云則史固有明文

矣下云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

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是祖已在祖庚時追述先

王之事而作史文又甚明金氏未暇致詳遽立新說而亭林潛邱皆信爲定論何也

困學紀聞二云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元照案不忘商之說自孔傳發之然非篤論也商祀周年箸於爾雅然在當時亦未嘗畫一劉歆三統歷引伊訓云惟大甲元年此眞古文也是商未嘗不曰年也洪範稱祀正同此例若以箕子不忘商立說則洪範固周史臣之筆而非箕子所自作

者也逸周書鄷保小開柔武大開武小開武寶典

酆謀諸篇皆稱祀其時尚未代商稱祀猶有說然

大匡文政兩篇皆云惟十有三祀與洪範文同此

復何解乎若記傳稱洪範爲商書固不止左傳亦

猶尚書大傳稱堯典爲唐傳說文心部引堯典稱唐

書之例也左傳引衛詩威儀棣棣襄卅一年邶也而謂

之衞亦此類百皆不可據以立異○又案厚齋此

論亦有爲而發故又云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

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此可以知其

立言之旨矣亭林論胡文定春秋傳謂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斯之謂歟

七稽疑曰驛古文作㦛今文作圛賈逵校定作圛說文口部圛下云圛回行也商兩徐本誤尚據廣韻引改書句曰圛句圛者兩徐本無者字據廣韻引增升雲半有半無元照案升雲半有半無乃許君釋圛之義說文繫傳困學紀聞皆云然其說是也洪邁毛晃說以圛圛升雲半有半無爲逸書之文閻百詩朱錫鬯惠半農皆承其誤○王肅注圛霍驛消滅如雲陰也孔傳驛

氣落驛不連屬並用許義孫監察云志祖案經文本作日雺日圛其作篆驛者衛包所改耳疏文較煩且唐時本別行故不盡改也尚書中此類甚多賴有疏文可以徵驗如幽洲本是州字

金縢公乃自以爲功史記周本紀魯世家功作質元照案爾雅功質成也釋詁其義同故下文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魯世家仍作功

大木斯拔正義云大木於此而拔以斯爲此非也元照案斯當訓盡詩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云斯盡釋言文案今爾雅無此文檀弓注死之言澌也消盡爲澌釋

文云本又作斯又我喪也斯沾注斯盡也是斯有盡義魯世家云大木盡拔是明證也○釋文於斯之訓盡者皆音賜此因孔傳無明文故不作音

大誥厥子乃弗肎堂矧肎構孔傳釋堂構之義不甚析元照謂此當以說文之義解之堂似不合作堂基解也宜讀爲樘樘衺柱也徐鍇曰今俗作撐作室之初交互設衺柱所以防傾攲也構蓋也杜林以爲椽桷字室既落成乃須蓋覆椽桷皆其物也此始易而終難者故以爲喻

鄭注康誥孟侯云依略說大子十八爲孟侯呼成王也此從大傳之義漢書地理志下云封弟康叔號曰孟侯與大傳義異孔傳亦以孟侯爲康叔元照案呂覽正名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高誘注孟長也孟長釋詁文鄭注大傳以迎訓孟其義未詳案之呂覽則解從漢書爲當徐新田云養原案毛詩邶鄘衞譜云封康叔於衞使爲之長似康成兼用古文說

顧亭林論柰何二字云始於五子之歌又引左傳曲禮九歌諸書姚氏鼐左傳補注云柰何楚言也申

叔展遠啟疆楚人故有柰何字老莊屈宋皆有柰何固楚言然也漢高祖楚人於是漢人習其言非復楚語矣史記用之最多公羊曲禮皆漢經師口說故亦有之其實周人不言此也僞爲五子歌者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矣元照案僞古文五子之歌柰何不敬蘉用洛誥曷其柰何弗敬顧氏不引洛誥殆偶忘之洛誥今文也安得謂周人不言柰何乎愚嘗謂辯古文尚書者自閻百詩而後頗有過於深求而反授人以口實者如此類是也書

於此以見立論不斷乎新而斷乎確（錢少詹云說經不斷乎新而斷乎確此古今不易之論宋儒之病亦在求新）

多士罔不明德恤祀傳云憂念齊敬奉其祭祀元照案恤當訓愼爾雅毖神溢愼也（釋詁）溢與恤通詩假以溢我（周頌維天之命）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襄廿七年）是其證也召誥曰毖祀于上下傳以爲愼祀恤祀猶毖祀也又召誥上下勤恤亦勤愼之義傳云勤憂敬德亦非

呂刑耄荒釋文云字又作薹元照案耄卽薹之俗體

羣經音辨禾部云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鄭康成讀是鄭本尚書作秏而破爲耄其注必曰秏當爲耄老也惛無攷矣周官大司寇注引書作耄此從破引之宋初或鄭注未亾或釋文原本尚存今本尚書釋文乃開寶中陳鄂所栞定者故賈得據之要非妄造也王氏後案以秏字無義謂鄭必作眊元照謂經典傳授異同大都以形聲相涉之故初不論義之合否禹貢沿于江海鄭本沿作松松之誤明甚然鄭猶未徑改但注曰松讀曰沿而已沿之爲松較之耄之爲秏不更無義乎安見

鄭本之必不作秏邢云鄭必作眊其所據者說文也許鄭師承不同說文引經多與鄭異似未可懸斷鄭本同許耳

徐新田云養原案鄭注周禮大司寇禮記樂記皆引王耄荒據二禮釋文皆作旄荒是鄭本實作旄也鄭注尚書未初當己不傳而禮注蓋有誤作秏者故賈氏采入音辨今本禮注既皆作老而注疏內所載釋文亦改作耄非釋文單行本竟無由知鄭本之作旄矣

錢少詹云鄙意亦疑爲旄之誤得徐君說引據精確無可易矣 又云曲禮八十九十曰老射義老期稱道釋文皆作旄

段懋堂明府云賈所引者郎大司寇注之書其全書皆類此宋板周禮作耗者即賈之秏也秏今音好去聲古音毛去聲假借亦無疑也

文侯之命父義和傳云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

正義云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毛詩禮記正義皆同元照案叔虞成王之弟也成王至平王十一世叔虞至文侯十世文侯平王之族父也故以父稱之逸周書祭公王若曰祖祭公孔鼂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是父祖之稱皆從其輩行與同姓大國稱伯父之義無涉傳謂稱父者非一人明乎凡屬父行皆稱父也正義失之矣

旅弓一旅矢百元照案依義當作𪏆𪏆旅聲相近詳惠

氏論語古義故古文假借作旅梅氏改旅爲㫋正義云㫋字從元故爲黑也案旅从㫃从从二人今从元从依依不成字說文新附以㫋附元部無理之尤者也衛包又改作盧經文已改正義尚作㫋較諸㫋字少爲近理又案左傳僖廿八年旅弓矢千釋文作㫋云本或作旅非也從俗字而毀古文殊謬

書序高宗夢㝵隸變作㝵說今本㝵作得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兩引俱作㝵大方廣佛華嚴經一妙法蓮華經一㝵爲得之古文此亦衛包所改釋文爲陳鄂竄亂故末由尋

究

周人𥟖黎鄭注𥟖勝也義似易解而無確徵案說文𥟖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𥟖（桀部）𥟖義當取諸此（徐新田云養原案𥟖勝同音　段明府云此條甚是不當刪）

白虎通（爵）云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亾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抱經先生云書亾逸之篇也今尚書大傳無佚有此文葢後人竄入不足據也後先生得宋元刻本校之則皆無亾字但稱逸書尤足爲徵丁小雅教授云

白虎通引此以證帝稱天子古唯唐虞稱帝其文當在二典今堯典既無此文則爲舜典逸文無可疑也江氏亾注乃强改無逸篇以就此文見續補證失之不審矣○江氏云亾之與逸漢人必分言之如孔氏二十四篇則目爲逸書若槀飫帝告釐沃等篇孔氏亦未有者乃爲亾篇然則亾者不稱逸逸者不稱亾也許子詠云郊特牲疏引大傳中大社惟松五語亦稱尚書亾逸篇

周書嘉禾篇伏孔今古文皆無之唯漢書王莽傳上

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其二十字莽因此遂稱假皇帝其飾經舞禮誠不待辯然所引書則非僞也元照案高宗肜日惟先格王正厥事漢書成帝紀五行志七中之下孔光傳外戚傳下續漢書律歷志中引皆作假王假格古今字假王不獨見於周書也孔傳以格爲至解爲至道之王師古五行志注以假爲大解爲大道之王其義一也周書假王之義當亦同此惠氏儀禮古義引此文云假讀若格至也

江叔澐惠之弟子其尚書亼注背其師而從莽說過矣○書序唐叔得禾異畞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禾也成王之所饋時周公居東非居攝之時周公受成王秬鬯則禋于文王武王其受禾也亦必禋于文武今所引者乃禋祭時之文稱成王曰假王歸美於君也